

當前歐美戰略關係之研析

張台麟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七日，美國總統雷根與蘇聯領袖戈巴契夫在華盛頓舉行高峰會議並簽署裁撤中程核子飛彈協定。自此之後，美蘇雙方在裁軍問題與歐洲安全事務上可說是順利發展。一九八九年九月，柏林圍牆的拆除促成東西德加速統一，東歐國家的民主改革更是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尤其是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下旬歐安會議的召開，對全球局勢皆產生了鉅大的影響。

長久以來，美國在西歐的戰略部署與東西關係的發展息息相關。

面對當前所謂「後冷戰」的時代，①美國是否仍需在歐洲維持一個強大的軍事力量。歐洲未來是否能夠發展出獨立自主的安全體系，這是值得關切的問題。

一、歐美戰略關係的難題：獨立或依賴

誠如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其專著困擾的西歐伙伴關係(*The Troubled Partnership*)所分析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美國在經濟與軍事方面的努力和協助，使得西歐能够在安全無慮的情況下，經濟快速發展，整合亦順利進行。一直到一九六〇年代，美國在西歐的主導地位才開始受到嚴重的挑戰。②一九六六年法國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指揮系統，一九八二年西德反對美國在其境內部署中程核子飛彈，以及一九八四年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挪威、希臘、丹麥等國反對美國的星戰計畫等事例而可以了解。

註①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首先提出「冷戰時代的結束」之語句，之後則廣為歐洲人士所接受。

註②

筆者係參考該書之法文版，Henry Kissinger, *Les malentendus transatlantiques*, Edition Denoël, Paris, 1965, p.13.

基本上，大部份的西歐盟國皆不願在國防上花費龐大的人力與財力。根據法國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蒙伯里奧(Thierry de Montbrial)的分析，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四點。一是西歐盟國長久以來並未有增加國防軍費的觀念，認為只要有美國為首的北約保障則可高枕無憂；二是西歐盟國皆過於考量本身之利益，無法在建立西歐獨立的國防上有所共識；三是西歐盟國認為，美國在國防科技上佔有優勢，即使建設國防，美國也不會一併技術轉移，提升國家的科技水準；四是受到反戰團體的壓力，西歐盟國皆不願提高國防支出在全國生產總額中所佔的比率。^③

表(一) 西歐盟國一九八八年軍費支出在全
球中之排行

世界排名	國家	金額(百萬美元)
七六	盧 葡 丹 挪 土 荷 西 義 法 英 德國(西)	二三一、六三七 二一、九〇三 一一〇、八七〇 一一、一七八 四、一八一 四、〇一四 二、五〇九 二、一九二 二、一五八 一、三三八 七九七
七五	森 葡 耳 利 班 大 西 荷 西 義 法 英 德國(西)	二二一、六三七 二一、九〇三 一一〇、八七〇 一一、一七八 四、一八一 四、〇一四 二、五〇九 二、一九二 二、一五八 一、三三八 七九七
七四	堡 牙 麥 威 威 其 時 蘭 牙 腊 國 國 國 國 國	二二一、六三七 二一、九〇三 一一〇、八七〇 一一、一七八 四、一八一 四、〇一四 二、五〇九 二、一九二 二、一五八 一、三三八 七九七
七三	七二	七二

表(二) 軍隊人數(一九八八)

世界排名	國家	軍隊(千)
一	土 耳 其	六三五·三
〇	德國(西)	四八八·七
七	法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四五六·九 三八六 三二六·七 三〇九·五 二二四 一〇二·二 八八·三 七三·九 三五·八 二九·三 〇·八
六	七二	七二

表(三) 軍費佔國家生產總額比率

世界排名	國家	比 率 %
一	伊 拉 克	二六·八
二	沙烏地阿拉伯	二二·七
三	美 國	六·四
四	希 腊	六·二
五	法 國	二·四
六	挪 威	二·二
七	葡 萄	一·九
八	荷 兰	一·八
九	德 國	一·七
一〇	義 大 利	一·六
一一	西 班 牙	一·五
一二	丹 麥	一·四
一三	盧	一·三

* 伊、沙及美三國為提供參考比較之用。

^{註③} Thierry de Montbrial, *Que faire? Les grandes manœuvres du monde*, La Manufacture, Paris, 1990, p.124.

表(四)美國在西歐盟國駐軍數量

國家	陸軍			海軍			空軍			軍合			計
	陸	海	空	陸	海	空	陸	海	空	陸	海	空	
德	一一一三、七八〇						四一、一〇〇			一五四、八八〇			
比	一、五〇〇						六〇〇			二、一〇〇			
利				四〇〇			二、二〇〇			三、二〇〇			
希				四、一〇〇			五、六〇〇			一五、七〇〇			
義				九〇〇			二、一〇〇			三、〇〇〇			
大							一、三〇〇			二、〇〇〇			
臘							五、〇〇〇			八、七〇〇			
國							三、六〇〇			四、八〇〇			
時							一五、〇〇〇			二七、四〇〇			
國													
蘭													
牙													
牙													
其													
英													
葡													
西													
土													
班													
耳													
國													

此外，我們亦可由西歐各國的軍事預算支出、軍隊人數，以及美國在北約盟國的駐軍等情形，而更進一步的了解到上述之現象（參閱表一—四）。④

二、美蘇裁軍與西歐安全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七日，美蘇兩國領袖在華盛頓高峰會中，雙方簽署了撤除中程核彈的協定。自此之後，蘇聯和東歐國家仍不斷地對西歐盟國展開和平、裁軍之提議。此種發展雖然有利於東西方關係緩和的情勢，但對軍事上無法獨立自主的西歐國家則產生相當之影響。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六日，華沙公約國家在其高峰會議的聯合聲明中，提出了一項歐洲裁軍計畫。事實上，該項計畫即是戈巴契夫稍早在波蘭國會演說的重點之一。綜合而言，戈氏提出三點建議。一是美國取消在義大利部署高性能戰機，則蘇聯亦會做同等之裁撤。二是籌備召開一個全歐高峰會議，以討論裁減傳統武力的問題。三是成立一個歐洲軍事中心，透過北約

註④ 表〔一〕、表〔二〕、表〔三〕係參考法國出版的「戰略年報」，Pascal Bonacce, *L'année stratégique 1990*, Stock, Paris, 1990, pp. 219–227。表〔四〕則參考 IIS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0–1991*, Brassey's, London, 1990, p. 25。

及華沙集團兩大組織的合作以減低戰爭的危機。

其中較為人關切的是有關裁減傳統武力方面的問題。華沙集團提出了三個步驟：一是致力消除兩大組織中武器與人員現存不平衡的狀態。二是在軍力相等的前提下，雙方各自裁減五十萬的部隊。三是逐漸裁減防禦性的兵力和軍事部署。不過，由於西歐盟國了解，華約的傳統武力超過北約甚多（根據倫敦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之估計，華約有三百一十萬的兵員，北約僅有二百二十萬的兵員），^⑤而持謹慎的態度，並建議將此問題提到可能在維也納召開的「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la Conference sur la Sécurité et la Coopération en Europe - CSCE）中討論而告一段落。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七日，蘇聯領袖戈巴契夫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時指出，蘇聯將在兩年之內（就是在一九九一年以前）裁減五十萬的兵員，並決定自東德、捷克及匈牙利三國境內裁撤六個裝甲師，另外也將裁減部署在歐洲本土和東歐集團境內的坦克一萬輛、大砲八千五百門，以及八百架戰鬥機。英國倫敦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亦估計，這些被裁減的數量大約佔蘇聯傳統武力的百分之十。^⑥

針對上述建議，北約秘書長沃納（Manfred Woerner）嚴正地表示，蘇聯早就應該裁減華沙公約組織的傳統武力，現在我們就拭目以待蘇聯的實際行動。^⑦因此，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九日召開的北約高峰會議中，西歐盟邦十六國的外交部长亦指出，即使蘇聯裁撤了百分之十的軍力，華約的傳統武力仍然優過北約組織，故需要透過歐安會議的談判來達成更具體的結果。

雖然面對美蘇關係的緩和，戈巴契夫的和平攻勢，以及東西歐關係的轉變。事實上，西歐國家仍不斷地在加強彼此的合作與軍力。一九八八年十月，法德聯合部隊組織完成。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西班牙與葡萄牙正式加入「西歐聯盟」（Western European Union - WEU），使其由原有的七個會員國（英、法、比、荷、盧、德、義）成為九個，如此則有利於西歐防禦政策的擬定與軍事合作。此外，德國、義大利及西班牙也決定合作生產一種高性能的歐洲戰鬥機。

一九八九年三月，布希總統甫上任之際，戈巴契夫及其外長謝瓦納澤再度提出一項片面裁軍方案。一方面蘇聯將裁減其國防軍費百分之十四，以及百分之十九的軍事裝備；再方面蘇聯並決定片面裁減短程戰術核子飛彈。^⑧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一日，戈巴契夫進一步的強調，只要美國願意談判，蘇聯不但願意裁減五百枚短程戰術核子飛彈，同

註⑤ *Le Monde*, le 9 décembre 1988, p.4.

註⑥ 參照Antoine Sanguinetti, "L'Occident une fois encore pris à contre-pied", in *Le Monde diplomatique*, janvier 1989, Paris, p.3.

註⑦ *Le Monde*, le 16 juillet 1988, p. 20.

註⑧ *Le Monde*, le 7 mars 1989, p. 6.

時也考慮裁減部署在華約國家的核子武器。^⑨由於西德首當其衝的面對短程核武的威脅，因此不但積極贊同美蘇短程核武談判的召開，而且亦反對美國將現有短程核武現代化的計畫。此項歧見也造成了北約組織成立四十年以來的一個重要危機。^⑩面對蘇聯戈巴契夫一系列的裁軍提議，加以西德對美國在歐洲之短程核武計畫不表贊同。美國總統布希因而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九日的北約高峰會議中提出了一項裁軍計畫做為回應。

大體說來，布希總統所提的計畫中有四項重點：^⑪

(一) 裁減美國駐歐之軍力——布希建議將美國現有在北約部署的三十二萬人減少為二十七萬五千人，就是相當於減少百分之十的兵員。同時，布氏也提議將坦克、大炮、及飛機的數量侷限在二萬、一萬六千五百、及三千四百的數目。

(二) 同意在傳統武力談判中，將空中兵力這一部份列入裁減的計畫之內。長久以來，北約就嚴正拒絕將空中軍力完全納入限武談判的範圍，布希的建議可能會減少北約百分之十五的空中軍力。

(三) 布希認為，有關傳統武力之談判最好能在六個月或一年之內達成初步的結果，而在一九九二或一九九三年能實施完成。此項時間原比戈巴契夫所建議的一九九七年提前了許多，主要原因是，假如傳統武力能在短時間內達成協議，則有利於短程核彈談判問題。

(四) 西德境內短程核彈現代化的問題，則等到一九九二年之時再予重新評估。

雖然，布希之提議頗能獲得蘇聯的支持和北約盟國（尤其是西德）的認同。事實上，布氏的裁軍計畫又再度反應出，長久以來，西歐盟國在面對安全與戰略問題上所存在的矛盾情結。一方面北約盟國不希望美國完全主導及決定西歐的安全體系，甚至有朝一日美國能完全撤出西歐；再方面，西歐國家無法獨立負擔西歐的國防軍費與集體安全，深恐一旦美國撤出西歐，則會遭受到蘇聯與東歐華沙集團的嚴重威脅。

三、兩德統一與北約組織

自從柏林圍牆拆除以來，東西兩德統一的脚步快速得令一些歐洲人士都措手不及。法國外交部長杜瑪（Roland Dumas

註⑨ 聯合報，民國七十八年五月十三日，第十一版。

註⑩ *Le Monde*, le 28, 29 mai 1989, p. 1.

註⑪ *Le Monde*, le 30 mai 1989, p. 1 et p. 8.

) 以及國防部長謝維尼蒙 (Jean-Pierre Chevènement) 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間仍公開表示，東西兩德之統一問題，目前尚不是面對的時機。¹²法國前外交部長龐塞 (Jean François-Poncet) 在一九九〇年四月下旬亦認為，兩德統一尚需要一段時間，尤其是必需先透過經濟上的統一，再進行政治上的統一。¹³

基本上，法國人及一些歐洲人士(如荷、比、盧等小國)並不希望兩德過早統一。此項看法是來自兩個因素：

(一) 西歐整體安全之考量——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歐洲戰略與安全即建立在「均勢」與「平衡」的構想與實際發展上(北約與華沙集團之相互制衡)，在北約和華約集團尚未解體之前，德國統一可能會立即破壞此一均勢。

(二) 經濟「均勢」之考量——就短程而言，西德為歐洲經濟共同體(歐市)之會員國，而目前東西兩德的經濟結構與生活水準差距甚大，倘兩德統一，勢必對歐市之內部運作及經濟整合造成影響。就長程而言，兩德一旦統一，其較優越的經濟勢力與條件將對歐市產生更大的衝擊，破壞原有經濟結構，而法國及南歐皆是首當其衝。根據一九九〇年三月，法國快訊週刊(*L'Express*)公佈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有百分之三十六的法國人對德國統一感到恐懼，而有百分之七十八的民眾認為德國統一後將對東歐的經濟產生主導作用，百分之六十四的人認為德國統一後會對全歐洲的經濟產生主導作用。¹⁴

事實上，自一九九〇年初，戈巴契夫認可德國問題該由德國人民自決的原則以來，兩德統一的步伐則加速進行。首先是三月十八日，東德的基督教民主黨贏得選舉。再就是五月十八日，東西兩德簽署了貨幣經濟統一協定，並於七月一日起生效。接著，雙方並於十月三日達成統一協議，十二月三日舉行全德大選，正式完成統一。

由於先前蘇聯一直反對統一後的德國留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蘇聯曾提議統一後的德國同時加入北約與華約，美國與西歐盟國則堅持希望統一後的德國仍參加北約，而且極力反對所謂中立的德國)。¹⁵

為了解決上項問題，一九九〇年七月六日的北約高峰會議中，西歐盟國提出了三個主要的作法(實際上，這些建議係由布希總統提出)：

(一) 同意檢討北約的戰略，大幅減少美國在西歐之駐軍。

(二) 向華沙公約成員國發表和平宣言，建議雙方共同發表互不侵犯聲明，並將歐洲安全及裁減傳統武力之事務擴大到歐安會議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CSCE) 中來加以討論。

^{註12} *L'Express*, le 16 mars 1990, p. 56.

^{註13} *Le Monde*, le 29, 30 avril 1990, p. 1.

^{註14} *L'Express*, le 16 mars 1990, p. 43.

^{註15} *Le Monde*, le 14 février 1990, pp. 1-3.

(三)邀請戈巴契夫到北約組織中演講，以增加互信與合作的關係。^⑯

布希總統和西歐盟國如此的作為亦大幅影響了戈巴契夫的立場。一九九〇年七月十六日，就是在蘇聯共黨第二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束之後，戈巴契夫終於與柯爾總理（Helmut Kohl）達成協議，同意統一後的德國仍然為北約組織的一員。^⑰此項結果似乎正如同名法國國際事務專家、前世界報（*Le Monde*）社長方丹尼（André Fontaine）所分析的，戈巴契夫遲早會認同，與其讓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德國隨心所欲，不如讓它留在北約組織中受到制度上的約束，而減少其可能的威脅性。^⑱

四、歐市「政治聯盟」與歐美關係

受到兩德統一加速的影響，同時為了使德國統一與歐洲統合的步調更配合，法國總統密特朗在一九九〇年四月下旬的歐市高峰會議中與西德總理柯爾聯合提出了歐市「政治聯盟」的目標，並由歐市部長會議研商可行之具體方案。^⑲

歐市「政治聯盟」並非全新的主張或構想，早在歐市成立之時，會員國就有共識，也就是以經濟合作的步驟而達到政治統合的目的。現階段德法兩國積極推動此一計畫，其原因有以下三點：

(1) 東歐民主改革，以及德國統一，給法國帶來很大的壓力與衝擊。法國對德國統一後的經濟力量（八千萬之人口）感到疑懼，但却又無法阻止此一大勢，因而希望以「政治聯盟」來加強歐市會員國的集體合作與安全，同時亦可避免統一後的德國隨其經濟實力來主控整個歐洲。

(2) 當時兩德統一已進入倒數計時階段，倘法德兩國能積極達成政治合作，則有助於歐市順利地發展共同的外交與國防安全政策。

(3) 目前歐市各會員國都在為一九九二年歐洲單一市場而準備，屆時不但人員、資金、貨物及勞務等將自由流通，而且也將建立統一的經濟貨幣聯盟及共同社會福利制度。上項工作事實上與「政治聯盟」皆有密切的關連，故可以一併規劃辦理。

假如歐市「政治聯盟」進行順利，也許將有一位歐市總統產生，或是加強現今歐市執行委員的政治權責，甚至設立專責

註^⑯ *Le Monde*, le 8, 9 juillet 1990, p. 5.

註^⑰ *Le Monde*, le 18 juillet 1990, p. 4.

註^⑲ André Fontaine, "La défaite de Sparte," in *Le Monde*, le 19 juillet 1990, p. 14.

機構負責採決歐市統一的外交與軍事國防政策。那麼，在此情形下，西歐在戰略上對美國之依賴性則可能會大幅減少。

五、第二屆歐安會議之意義

自柏林圍牆拆除以來，東歐民主化與兩德統一的發展對整個歐洲的未來著實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因此，東西歐雙方自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起就希望能透過會商來達成初步之共識。

由於北約與華約兩大組織之接觸完全侷限在軍事範圍，且參與者無法涵蓋所有的歐洲國家（北約有十六國、華約有六國）。再者，一九七五年歐安會議中所簽署的赫爾新基（Helsinki）協定中，參與國皆同意在經濟、安全及人權方面加強合作。另外，自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以來，歐安會議也開始從事北約與華約間裁減傳統武力的談判。在此的背景之下，蘇聯領袖戈巴契夫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到義大利訪問時提議，希望在一九九〇年召開一項與一九七五年相同的歐洲安全會議。

當時，美國總統布希是持較保留的態度，布氏認為歐洲安全事務應由北約與華約兩大集團組織來談判處理。法國總統密特朗則表示贊成，認為可透過更多歐洲國家的參與以建立新的歐洲安全體系，並同意在巴黎召開。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布希與戈巴契夫再度在華盛頓會晤，雙方達成共識，倘若維也納裁減傳統武力談判能有所進展，則可在年底召開一項歐安會議。^{②0}

一九九〇年七月五日至六日，北約組織提出了與華約簽訂互不侵犯宣言，並希望將歐洲安全問題擴大在歐安會議中來討論。七月十六日，蘇聯同意統一後的德國仍留在北約組織中。十月初，美國國務卿貝克及蘇聯外長謝瓦納澤在紐約會議中，雙方就裁減傳統武力事宜上達成了相當的共識，終於促成了歐安會議的正式召開。^{②0}

此項名為第二屆歐洲安全及合作高峰會議共集合了東西兩大集團三十四個國家，於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在巴黎召開。會議當中，不但北約與華約兩大軍事集團簽署了裁減傳統武力的協定，同時所有的參與國皆簽署了一項巴黎憲章，允諾未來歐洲國家的關係將建立在相互尊重及合作的基礎上，邁向和平、民主，及團結的新紀元。此項會議也象徵了歐洲分裂和冷戰對立時代的正式結束。

此項會議內容包括了兩個重點，一是關於裁減傳統武力的協定，二是關於加強歐安會議的合作功能。

(一) 裁減傳統武力方面——北約與華約雙方於十九日正式簽署裁減傳統武器條約。雙方規定武器的上限數量各為坦克車二萬

^{②0} *L'Express*, le 23 novembre 1990, pp. 15–16.

輛、大砲二萬門、武裝戰鬥車三萬輛、戰鬥機六千八百架、和直昇機二千架。根據協定的內容，蘇聯的武器將做大幅的削減。(參見左表)

武 器	總 數			條 約 上 限 數 量	蘇聯應減數量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約 華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約 蘭	(一九八九年一月) 有 之 數 量		
坦 克 車	二六六〇〇	三二五〇〇	四一五八〇	二一〇〇〇	一三三〇〇
武 裝 戰 鬥 車	三四五〇〇	四四五〇〇	四五〇〇〇	三二三〇〇	一一〇〇〇
大 戰 直 升 机	一二二〇〇	三一七〇〇	五〇二七五	一八〇〇〇	一三七〇〇
機 砲	六一〇〇	一〇四〇〇	五九五五	八五〇〇	五一五〇
	一六五〇	三六〇〇	二三〇〇	二〇〇〇	一五〇〇

資料來源：*Le Monde*, le 20 novembre 1990,p.3.

此外，二十二個國家並就各自目前所擁有的裝備和重武器互相交換資料，以便擬定可信賴之清單，同時條約中也明白約定，互相可查證各國的軍情與軍事設施。一般觀察，此項條約將有利於雙方合作以消除軍事對立的可能性。

(二)加強歐安會議的合作功能——十一月二十一日，三十四個參加國簽署了一項巴黎憲章，一致認為歐洲對抗分裂的時代已經結束。文件中特別強調了擴大及加強歐洲國家、美國、加拿大友好的合作關係，遵奉聯合國憲章和赫爾辛基協定，保證不使用威脅、武力或其他不符合本文件的原則或目的的手段來傷害任何國家的主權完整或政治獨立，並以和平方式處理爭端。另外，各國也同意將在一九九二年年底再召開一次安全合作高峰會議。

值得注意的是，會議中並決定將歐安會議的組織體系予以制度化。其中包括了以下五個重點：

- (1)部長會議——規定各成員國外交部長一年至少定期集會一次。此部長會議將會成為歐安會議的運作核心，一方面協商歐洲安全事宜，再方面負責籌備高峰會議之召開。第一次部長會議預定在今(一九九一)年夏季舉行。此外，部長會議之下設一工作小組，負責安排與籌備部長會議事宜，該工作小組應於一九九一年一月間在維也納成立。
- (2)常設秘書處——此一機構將設在布拉格，以處理經常性事務為主。
- (3)衝突預防中心——此機構將設在維也納，其主要任務為協助部長會議採行決策，以避免危機或衝突發生之可能性。

(4)自由選舉中心——此中心將設於華沙，主要工作是促進各國選舉活動與資訊的交流。該機構也可以安排各國政府或專門機構前往它國實地了解選舉活動。

(5)歐安議會——經由選舉，由各國民意代表共同組成一個議會，以加強多邊的合作與交流。由以上之內容來看，歐安會議不但在限武方面達成協議，同時更積極地推動實質的合作，對未來歐洲集體的安全與合作應會產生有利的影響。

六、未來歐美關係之發展

綜合而言，就未來歐洲安全和政治整合的發展來看，可能有三種模式。²¹⁾第一種是由歐市執行委員會主席狄洛（Jacques Delors）所提出的「三步驟整合」（德國總理柯爾採支持的立場），就是先經由現有歐市十二會員國的整合，進而擴大到歐洲自由貿易協定（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EFTA）會員國（如瑞士、奧地利、瑞典、挪威等國）的合作，最後則發展與東歐國家的合作關係。

第二種乃是法國總統密特朗所提出的「歐洲邦聯」（Confédération），就是希望透過一個全歐性的組織（歐洲安全及合作會議已有良好的基礎，可由此架構進行合作），來建立起一個泛歐安全體系。此項構想與戈巴契夫所提之「歐洲共同家園」頗為類似。美國則批評密戈兩氏的見解過於空泛而不切實際。

第三種乃是美國總統布希所樂見的一個「完整與自由的歐洲」，就是以北約現有架構之下，建立起一套安全體系（英國持贊同的立場），另外，在經濟方面，則由美國與歐市建立起一種制度化的合作關係。簡而言之，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仍將扮演主導的角色，這就是法國反對的地方，因而希望擴大與加強歐安會議的功能。

然而，不論上述三種整合模式將如何發展，美國在西歐將扮演積極的合作者或是支配者？當前西歐安全仍面臨兩個重要的課題：

(1)核子戰略方面——北約盟國中，除英、法（但不參與軍事指揮系統）兩國之外，沒有任何一國擁有核子武器。而美國的

註21)

參閱 Stanley Hoffmann, "La France dans le nouvel ordre européen," Michael Brenner, "Une nouvelle optique sur la sécurité européenne : le regard de Washington", 以及 Mark Lyall Grant, "Renforcement de la CSCE : la réponse aux rêves européens", 二人發表在法國外交政策（*Politique Etrangère*）季刊，一九九〇年秋季號刊之文章。

北約新戰略構想乃將核子武器視為「最後手段」，就是說除非在遭遇到核武攻擊且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才會使用。如此一來，北約的核子武器將失去其原有之嚇阻力量，西歐國家則會面臨蘇聯強大核武及傳統武力的威脅。

(2) 傳統武力方面——北約與華約兩大組織雖然簽署了裁減傳統武力條約，且華沙公約亦宣稱將予以解散。但長久以來，華沙公約之傳統武力原超過北約組織甚多。雖然蘇聯已同意在一九九四年之前，將所有駐在東德境內之三十八萬部隊陸續撤回，而美國亦同意在一九九二年之前，亦將大幅削減駐在德國之部隊。然而，以目前的局勢而言，一方面，西歐仍需要有相當的軍力來維持其整體安全。再方面，一旦美國大幅裁減駐歐部隊，西歐國家是否有能力和願意來擔負西歐自身的安全責任？此外，美歐雙方是否能就未來歐安體系的發展架構上取得共識？這就是美歐雙方所需考量的問題。

(本文為「後冷戰時期國際新秩序」研討會議論文，承蒙主辦單位「亞洲與世界社」應允先行刊出，特此誌謝。)